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雍正劍俠圖 第十二回 雍親王化嫌了爭端 借祝壽夜探清雲寨

上回書正說到：南北崑崙會，雙鉞分雙劍，在擂台之上與秋老俠見面，師兄弟巧相逢。可秋老俠一定要和侯振遠一死相拼，海川、南俠、老哥倆一聽可急壞了。海川忙問：「老哥哥您這是為什麼？」秋老俠哼了一聲：「老夫絕不袒護潘龍，他也不能袒護黃燦，為什麼他來此鎮播？又為什麼聘請司馬大弟？」海川一聽笑了：「哈哈，老哥哥，您錯怪他啦。」海川就把保王爺下山東請雙俠出山相助，蒙侯老兄長慨然應允，明下杭州鎮播，暗地查訪二小的事全說了，海川最後說道：「我實不是為了鎮播，小弟與八卦山已有兩掌之仇，打法禪是小弟之事，與擂台無關。請道兄原為與您講和，不是來對壘交鋒的，可惜老道哥跑到擂台下說和來了。」南俠一聽，敢情我說合不是地方！剛想解釋，鎮東俠已然飛身上擂台，「撲哧」跪在秋老俠面前：「秋兄，千錯萬錯是小弟一人之過，只請兄長原諒。」常言道，人受一句話，佛受一炷香，堂堂的聖手崑崙鎮東俠，也是八十多歲鬍子都白了的老俠客，千人瞧萬人看，趴在地給您磕頭，殺人不過頭點地！北俠是位忠厚長者，趕忙曲膝一跪，雙手一抱：「賢弟，請原諒愚兄年邁張狂吧！」司馬南俠、海川分頭把哥倆攙扶起來。侯振遠抱拳當胸道：「秋老哥哥，事情原委，以後細稟。您先帶朋友回鏢局。小弟帶黃燦一定給您請罪。」北俠一擺手：「賢弟說得不對，此事皆由潘龍所起，罪在潘龍身上。賢弟海川快陪司馬道爺回鏢局，愚兄帶潘龍前去賠禮。」北俠命令潘龍宣佈擂台完畢，叫折棚付款，然後回鏢局。秋老俠叫潘龍把上身衣服脫掉，然後命其跪在自己面前，老俠用手點指：「潘龍，你和黃燦之交，竟然見利忘義挑起爭端，以至殺人流血，為師要親自責罰。」秋老俠用荊條打了他四十脊杖，打得鮮血直流，又叫伙計捧著衣服，用絨繩把荊條背在潘龍身上，秋老俠恭請天下英雄一百多位陪同，直奔金龍鏢局而來。

侯老俠他們回到看台，稟明王爺，大家都很高興，陪著王爺上馬回鏢局。

一路上海川細細的先稟王爺知道，王爺心裡太高興啦。來到客廳，侯老俠跟王爺商量：「爺駕，草民要打黃燦去請罪。」王爺直搖頭：「侯老俠，本爵要為黃燦說句公道話，此事黃燦無罪，將來見秋老俠，本爵要說清此事，為好息事寧人，也不能濫責無辜，老俠客不要性急。」大家也認為是對的，這時候下人跟進來：「稟侯俠客爺，飛龍鏢局秋老俠帶所有賓朋押潘龍主負荊請罪。」除了王爺以外，眾人唵唵啦啦全起來了，隨侯老俠來到門外恭候，秋老俠道：「振遠賢弟，潘龍有違師訓，釀此大禍，愚兄重責，押來見賢弟。」

請賢弟消氣，你隨便責罰。」潘龍跪在侯老俠面前：「請叔父責罰。」侯老俠伸手相攙：「姪兒受屈了，快起來。」撤去荊杖，拿來好藥治傷，然後又讓把衣服穿好，叫道：「黃燦過來，給你伯父磕頭謝罪。」黃燦精明，沒等話說完，遠遠地跪下往前爬，爬到秋老俠面前：「伯父只要不生氣，請伯父嚴厲責罰姪兒。」秋老俠把臉一沉：「你起來，你跟你哥哥潘龍孩童廝守，現在卻見利而忘義，使無辜之人流血死去，皆你二人之過。他無事生非，你也不是省油燈啊！本應重責，念你還是錯誤不大，還不過去給你哥哥見禮。」

黃燦過來向潘龍磕頭道：「原諒小弟吧，是小弟的不對，您大人不記小人過。」

哥倆抱在一起都掉下眼淚。黃燦給潘龍擦淚：「大哥，當著咱們的老家兒，說句良心話，是怨您是怨小弟？只要您說這事怨小弟，就叫師爺狠狠揍我一頓。」潘龍臉兒一紅，瞪了黃燦一眼：「告訴你賢弟，這事全賴愚兄」，互相賠禮道歉，表過不提。

王爺面帶笑容：「侯老俠客給本爵介紹一下吧。」侯老俠對秋老俠道：「秋老哥哥，這就是兄弟童林的東家，當今萬歲康熙老佛爺第四皇子、雍親王爺府的固山多羅貝勒爺。」秋老俠跪倒行禮：「爺駕在上，草民秋田拜見。」

王爺一伸手給抱住：「秋老俠，你是聖朝人瑞，盛世耆英，久仰久仰。」後邊的全過來給王爺磕頭。潘龍也請罪。王爺請大家全坐好道：「秋老俠德高望重，給他們兩造了結一下吧。」「爺對這件事都親眼目睹，請爺給了結吧。您的口諭，都要謹遵。」大家異口同聲：「請千歲給了結吧。」王爺點頭：「好吧，本爵給你們說和一下。」略停片刻，又道：「潘龍、黃燦，你們兩人仔細聽，有說不對的地方，你們只管提出，先說你們倆誰是誰非。在這件事上，黃燦跟潘龍是從小弟兄，黃燦開了鏢局，潘龍要想乾，就應親自找黃燦，哥倆商量一同乾，不更好嗎？你一定單開一號，想開鏢局到別處去，為什麼還在一條街上開呀？看來你是鬥氣，黃燦在這件事上不錯，不但沒有不樂意，還給你掛紅隨禮，這是第一次讓你。黃燦包下魚帖，你也去包魚帖，黃燦再讓你，這是第二次。飛龍鏢局越境捕魚，黃燦第三次相讓。看來弟忍兄不寬，才釀成大事！潘龍你說是這麼回事嗎？」「王爺說的千真萬確，草民對不起兄弟，不為賺錢，只為鬥氣。請爺罰吧。」「哈哈，罰你是一定要罰的，你認了錯，這事就好辦啦。第一、從明天起，兩造鏢局暫不營業，清理賬目。黃燦、潘龍各找兩個既公正而又能辦事的人，把雙方有關鏢局的動產、不動產折合銀兩。如果金龍是十萬兩，飛龍是八萬兩，潘龍再拿出兩萬。資本平均之後，把飛龍金龍兩鏢局全經官府註銷，重新報為雙龍鏢局，賠賺兩人各半，利益均霑。潘龍為總鏢主，黃燦為副鏢主，有關鏢局之事，須二人商妥，你們兩人樂意嗎？」黃燦趕緊答應：「樂意。」潘龍也回答道：「爺有所不知，論言談我不如他，論做買賣我也不如他，請爺做主叫我兄弟當總鏢主吧？」「潘龍你想得很好，但我不那麼想，你是笨些，但你憨厚，黃燦能乾。」北俠一抱拳道：「王爺的話，都要照辦，只有一個人不能要。」

王爺一怔：「老俠說得誰呀。」「就是白亮這個奴才！王爺有所不知，草民也不袒護潘龍，對黃燦賢姪這件事，每件壞事都是他出的主意，真正罪魁禍首是他！潘龍、黃燦兩個人剛剛和好，留這麼個害群之馬，會把這兩個人給攪了。王爺不能心慈啊！」「本爵沒想到這個東西這麼可惡，您想的周到，把他轟了吧。」北俠叫人把白亮找來，道：「白亮啊，潘黃兩家之事都是你一人挑撥離間，從中蠱惑的。老夫有心致你於死地，王爺心慈不忍，從此鏢局以內除名。來人哪，把白亮趕出去，不再起用！」白亮眼淚都流下來了，道：「小子遵命。」說完，抱頭鼠竄而去。北俠抱拳：「請爺吩咐吧。」「第一給負傷人員醫治，一切花費，均有兩號擔負。因傷致殘者，由兩號負責生養死葬，撫恤家屬，其子已成入者，可以到鏢局幹活，如年少者必須養到能自立為止。無子無女者，概由雙龍鏢局負責到底。第二件，黃燦、潘龍打架鬥毆，其原因就是你們倆都有錢，俗話說叫『鬧油兒』。我要訛你們倆出點錢，在靈隱寺預備幾十桌席，邀請在座英雄一同前往。」王爺又對秋田道：「秋老俠您是位德高望重的老英雄，海川又是您的師弟，眾位老少英雄都有江湖美稱，借著您的臉面，讓海川在北高峰上獻藝，您給賀個號，不知秋老俠和眾位意下如何？」秋老俠趕忙站起來道：「爺駕想得太周到啦，我先代表振遠賢弟，還有潘龍、黃燦給爺道謝。有您在就是一福壓百禍。至於給我師弟賀號，很是應當。就煩爺駕的大筆先給寫兩塊匾，將來他們倆的買賣一定興隆，不知爺駕肯為其賜福嗎？」王爺大笑道：「老俠命筆，本爵當仁不讓啊！」「謝謝王爺賞臉。」秋老俠一招手，潘龍、黃燦洗淨了手，拿過來上好的南宣紙，研好濃墨，也搭著王爺高興，大筆一揮，精神飽滿，筆力遒勁，勝過褚遂良、不亞虞士南的四個字：「雙龍鏢局」寫好了。派人選木料，請金石鐫刻。各鏢局鏢主，都過來給黃燦、潘龍道喜。正在這時候牛兒小子過來衝著潘龍、黃燦一瞪雌雄眼：「你們兩個小子混蛋啦，誠心餓我不是？」

黃燦道：「傻爺們，這就開飯！」於是山珍海味，水陸雜陳，不外乎猴頭燕窩，海參熊掌擺有十幾桌。秋、侯二老親自滿酒，先從王爺往下來，眾雄謙虛客套一番。

秋田正要跟王爺商量簪花賀號之事，簾子「叭嗒」一聲響，從外邊進來一個人，海川一瞧，心中暗自發怔。這個人滿臉風塵，進來給海川行禮，然後往旁邊一站。侯振遠一看是王三虎。老俠向秋老俠長歎一口氣道：「秋老哥哥，這就是跟了我一輩子的伙計，叫王三虎，他和白亮可不一樣，心地善良。他三次在黃燦面前勸黃燦不讓鬧事，黃燦都聽了。」侯老俠把當時的事情一說，秋佩雨很感動：「這是好伙計」，叫潘龍拿紋銀二百兩，賞給三虎。

三虎搶步上前：「謝老人家的賞。」跟著又給潘龍行禮：「謝潘鏢主的賞。」

潘龍下腰扶起來道：「三哥請起，咱們以後一鍋端馬勺啦，有不對的地方，你對我跟對黃燦兄弟一樣，該說就說，千萬別見外。」王三虎單腿打跪：「謝謝鏢主看得起我，我一定盡心竭力。」張鼎張老俠把王三虎叫過來道：「老三，你從哪兒來呀？」王三虎沒敢說話，張老俠一擺手：「說吧，沒有外人。」

小子已經探出盜寶欽犯落在什麼地方啦。」於是他詳細說出跟蹤的經過。

前面說過，張老俠爺兒四個請南俠誤入飛龍觀，打跑了喬玄齡，韓寶、吳志廣逃跑啦。追到三岔河口，二小跳水潛逃。張子美打發王三虎跟蹤密訪。

王三虎是個老江湖，綠林道之事，他頗有經驗。三虎出飛龍觀，恰好陰雲散去，露出皎潔星斗。他來到三岔河口，順水路往西北方向走，仔細觀察。這時候天光大亮，他發現一灘水印，三虎瞧了瞧有不少泥腳印。噢，賊人是從這裡出來的。跟著再往北，又發現了一片泥腳印兒，看來又是一個賊人從這兒出來的。再往前走沒多遠，有片樹林。三虎進樹林蹲在樹根兒底下，稍微休息一下，四處張望，想看出點痕跡來，判斷這三個賊人，逃往哪一方。突然間他發現幾棵小樹上架著三根青竹竿。啊，王三虎明白啦，原來這三個賊人，前後上岸，在這兒碰面了。這三根竹竿，一定是晾衣服的。想到這兒，三虎站起來走出樹林，查看腳印兒往北了。他跟著下來，可是一入大路腳印兒就看不到了。走出有三十多里路，到了辰時左右，來到一望無際的太湖附近，眼前有個村子，足有五千戶，是個大鎮甸。東西一條大街，南北鋪面房，村口外，路南一大片密樹鬆林。樹林北面緊靠道邊上，有個茶攤兒，四根竹子腿，支著一個薄板兒的案子，上面蒙著白布長單兒，兩邊兩條長板凳，樹根底下蹲著兩個木桶的清水，桌子東頭，有個很大的壺碗架兒，一摞摞的茶碗扣著，還放著一大筒茶葉，一個鐵架子生著火，上邊有一把大銅茶壺。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兒，係著藍布圍裙，盤著小辮兒，手拿芭蕉葉兒，貓著腰兒忽達忽達的搨火。三虎覺著口乾舌燥，也有些渴，臉衝南坐在凳上，喊：「老掌櫃，給我來壺茶。」「哎，客人照顧，您別急，水還沒開哪，候一候吧。」老頭兒拿扇子緊著扇。一會兒水開了，老頭把芭蕉扇兒插在脖子後面，拿個大瓷碗，放上葉子，然後泡好，端到三虎眼前。三虎給了茶錢，嘴挨著碗邊兒慢慢地吹著，好叫它涼得快。

這時候，從村裡走出一個人來，手裡提著一個大竹籃子，裡邊買了不少的菜，往茶攤走來，從三虎身後到了茶攤的東頭，道：「掌櫃的，給我泡一碗兒。」「好吧，老兄弟菜又買好啦？一天一趟。」掌櫃的話，惹起這位的心煩，用竹籃子往薄板上猛地一蹶，「叭噠」，王三虎這個樂兒可就大了，因為他在碗邊兒上正吹哪，這籃子又有分量，用力一蹶，案板一顫，茶水濺了王三虎一臉，他一捂嘴，「噌」的一下蹦起老高來，掌櫃的跟這位提籃子的都嚇壞啦！全都跑過來：「對不起，燙壞了吧？」掌櫃的又端上兩碗來放好。

提籃子的叫張二，是王三虎的把兄弟。認出王三虎道：「兄弟，不咋吧？你這些年都在哪兒混啦？」「別提啦，咱哥倆分手之後，我也是各處奔波勞碌，您的買賣怎麼樣？」「可以。」「你們的瓢把子還仗義嗎？」「還行。」

「你們這兒混得住嗎？」「不瞞三哥說，水旱營生，山裡也十分富餘，」「總瓢把兒有名嗎？」「大有名焉！都是雲南狐兒山鐵善寺的門人弟子，大寨主姓羅名烈字燄光，人稱紫面龍君；二寨主姓何名豹表字躍山，人稱病懈多；三寨主姓彭名衝字伯言，人稱分水忽律，都有萬夫不擋之勇。」「兄弟，你出山幹啥來啦？」「唉，是這麼回事兒。大寨主夫人馬氏，是湖南沅江金銀亂石島大寨主三孔獨角蛟馬彪馬雲龍的妹妹，夫妻只有一個兒子，人稱玉面小龍神羅威羅聲遠，兩口子愛如掌上明珠。最近，少寨主羅威來了幾個朋友，山裡邊有的是雞魚，非讓我出來買幾只活鴨，要吃八寶填鴨。這不剛定好了，順便又買些菜。」「什麼貴重朋友，這樣招待？」「嘿，要是高一頭的英雄，指使我還可以，不是什麼了不起的，是個老道叫喬玄齡。」「就是他一個？」

「不，還有倆。」說到這裡，張二的聲音很低：「聽說是盜國寶的欽犯！一個姓韓，一個姓吳。依著三寨主彭衝，不讓大寨主留下，可這是少爺的朋友，再說下月初十是我們大寨主的生日，那意思過了生日再叫他們離開清雲寨。」

兩人連著幾碗茶都下肚兒啦。張二又道：「三哥，您要願意來就跟我一塊走吧。」「謝謝兄弟的提拔，我還得拿行李去。」「好，您看這大鎮甸叫望潭莊，出北鎮口很近就是清水潭，二百多里的水面，水深浪急，四水團圍的孤島就是清雲寨，到時候你找我可以啦，天不早啦，我先走，」「賢弟請吧。」

王三虎等張二走後又給了掌櫃的幾個錢，然後溜溜達達地進了望潭莊，一進東口不遠，路南裡有座大店，金匾大字上寫「陶家老店」。再往西是買賣行，人煙稠密。他轉了一個圈，出村口上大道，直奔杭州而來，回到鏢局，鏢局伙計們對王三虎沒有不尊敬的。一來是他忠厚善良，敢於說公正話；二來他是侯老俠的人，愛屋及烏，看佛敬僧，何況這是在黃燦面前說不二的人！

大家把播台的事情一說，三虎聽了，從心裡高興，來到客廳與群雄見面。現在張老俠一問，王三虎備敘前情。侯振遠吩咐：

「老三，你很辛苦啦，快到下邊休息去吧。」王三虎去了。

吃完飯，秋佩雨跟大家一起商量：「振遠，王爺剛才所說的，由愚兄督促他們去辦，海川賀號之事，等待拿住欽犯，請回國寶再定。這拿人的事情，由你來安排。我叫潘龍、黃燦清理帳目，找人刻匾，兩號之事由愚兄辦理。」

我看有不少的人還沒有簪花，回頭叫他們去銀樓定做，也別誤了事。」「哥哥說得對，分頭行事吧。」這時神手東方朔陶潤陶大爺湊過來：「兩位俠客爺，在下有點事情跟您二位提一提，您們知道我祖居高郵湖畔，家裡還有個二弟姓陶名榮字少華，外號狸貓草上飛。他在家裡開了個店，就是王三爺提的那個陶家店，前十年他給我來信，叫我回家，我不願意，始終也沒回去。清水潭在我們村鎮的北口，您二位商量著派人，就讓我帶著他們去望潭莊，然後再設法捉拿欽犯，您看好麼？」侯老俠道：「太好了，陶老英雄多受累。海川哪！」童林正要走，趕忙過來：「哥哥，快一點去揚州吧。」「你先別忙，我想叫你二哥帶著徐源、邵甫、張旺、孔秀、夏九齡、司馬良，隨著陶大爺打前站，然後咱倆再去。」「行啊。」把二爺侯杰請過來，叫小弟兒收拾行李，帶路費軍刃，馬上起程。這時候，有人噏聲噏氣的喊：「禿哥哥，你上哪？帶我去。」侯二爺一看是傻小子於恒，心裡這氣：「胡喊什麼呀！喊哥哥就得啦！乾什兒還掛個禿字？多嘴，上哪兒也不帶著你！」「你要不帶我，我就把你扛起來。」王爺聽見了，走了過來：「二俠客，帶著他，這是有用的人。」王爺給講情，二爺不好駁回。又派了四個鏢局的伙計，一共十幾個人，從杭州起身了。

要說這位狸貓草上飛陶榮陶少華，可有一身的好輕功，他出身黑虎門，雖說是下五門，可是下五門中最好的門戶，不殺生不害命，專門偷富濟貧，行俠仗義。他往外邊跑了一輩子，手底下積攢了五萬多兩銀子，越鳥南飛，狐死首邱，賢臣懷故土，良鳥戀舊林。陶二爺一想：還是回家買幾畝地，將來老死在家中就完結啦！這樣才回到望潭莊。本家近鄰，親朋故友，聽說陶二爺回來啦，都很歡喜，這家兒請那家兒叫，熱鬧了十幾天。有幾個老弟老兄跟陶二爺商量：「你往外邊混了大半生，也不容易，我看你這回就別走啦，一人一口也好混，在鎮上開個小店也總能混飽，大家給你湊幾個錢。」陶二爺搖搖頭：「我要買幾畝地哪！」「不行，你從小沒乾過莊稼活兒，都這麼大歲數啦，風吹日曬帶雨淋你受不了。」「對，我在街上開個店。」剛巧，沒幾天就發現東口路南臨街的鋪面倒閉了，前後五層大院子，東西都帶跨院，後面大車門，陶二爺就請中人說合，把房子買下來，又花銀子重新修整，托人給寫了金匾，半年的光景準備就緒，調貨再上人手就可以開張啦。這天陶二爺一個人正在櫃房悶坐著，他想啊，要開張必須找些可靠的人手。正在這時候，外面有人叫門：「陶二爺在嗎？」二爺一聽，立刻出去開大門：「哪位呀？」這一開門，唵嚕唵嚕，進來有四十多位：「陶二爺，陶二爺，給您請安。」都走進了櫃房。二爺仔細一看：「喝，太好了。」這幾位都是大道邊、小道沿、蹲包頭、放響箭、紅鬍子、花布手巾纏頭、墳前裝神、墳後裝鬼、打悶棍套白狼、偷雞摸狗拔煙袋、隔著窗戶拉被窩、大喊一聲留下來，犯科的人物！不管姓什麼，小名兒都是一個「賊」！前邊這位是悶棍手劉三，他打跪兒問候：「二爺您好，聽說您金盆洗手棄了綠林，回家享福啦。您是我們的前輩，給我們做出榜樣，可我們都拉家帶口，不做點兒無本營生就得挨餓，您開店需要用人，我們這些人都歃血盟誓，放下屠刀，到店裡來幫您開店，今後誰手底下不乾淨，只要發現就把誰宰了。」陶二爺一聽，很受感動：

「老三，你起來，如果眾位真有這心，大家捧柴火燄高，可到時候青酒紅人面，財帛動人心，你們當中有人故態復萌，咱也不怕，

就把他開除出去，不叫他一馬勺壞一鍋。可有一樣，大家都幹什麼呀？」劉三一笑：「都有安排，您看，他是劫道的週四，字寫得很好，心也細，外號叫秀才，叫他寫賬不誤事。老四兄快見二爺。」週四過來行禮。「您看，這是偷墳掘墓的張五、張六，精神好，能熬夜，叫他們值更上夜。老五、老六過來見二爺。」

陶少華攙起來：「老五老六，你們能熬夜嗎？」二爺放心，越到黑夜越精神，不帶打盹的。」陶二爺一想：對，哪有白天偷墳掘墓的？您看，這是套白狼的韓成、端雞籠的韓順，這叔侄爺倆炒的菜有味道，而且手頭兒有准兒。您看這是墳前裝神的李立、墳後裝鬼的王勝，他們倆又勤快，嘴又巧，讓他們當前後院的伙計。」劉三用手一指自己，「您往這兒看，門前讓座兒我的事。我嘴唇薄能說會道。其餘的擋槽喂馬、添燈油叫起兒、看著車輛、打雜活兒、當替工兒、買東購西、拾掇桌椅、拆洗被褥，全都用的上，咱們陶二爺剛才說了，誰要眼饞手黏，到時候把他轟出店去！二爺您看怎麼樣？」

陶二爺一抱拳：「感謝大家，咱們就擇吉日開張。」

這叫敗家子回頭金不換！買賣一開張，就紅火起來。東西南北水旱兩路，都來投奔。一年下來，雪花白銀剩了足足兩萬多兩。陶少華的意思，人頭份兒，一人一股，最後大家不乾，叫陶二爺分一半。大家除去月工錢，共分一半，這樣一來，這些人都發了財。陶二爺備了一份重禮，打聽羅烈是哪天的壽辰，頭天僱船進山遞名片求見。請進大寨，見面一說很投機。羅烈很喜歡陶榮。陶二爺很客氣：「羅大寨主，眾位寨主，小老兒在治下開了個小店，以資口，今後有求於眾位賓朋的地方很多，還請多多照顧。小老兒有不週之處，還望海涵。」羅烈大笑：「羅某有何德能之處，敢勞老英雄前來祝壽？您給我的榮耀，五衷銘感！彭伯言賢弟，你把山寨四色旗拿一份來。」時間不大，拿來四桿小旗兒，分為紅白藍青四色。「陶兄，請收下！記住，不論哪路客人，帶著多少珍貴之物，潭西入高郵湖水面用白旗，潭北走高郵湖、白馬湖、洪澤湖用藍旗，有旗就平安無事。」感激得陶少華熱淚直流：「您們哥仁賞我飽飯，有生之日，即是感戴之年哪！」羅烈大笑：「陶兄何必客氣。」這麼一來，陶家店可就了不得了，珍寶紅貨，只要派個小伙計，拿著旗子就暢通無阻，比保鏢都保險！遠地方的客商，花重金請陶二爺派人執旗護送，日進門金，這買賣蒸蒸日上。陶榮又給兄長陶少仙去信，可他始終沒來。十幾年的光景，就這樣過去了。

這一天，天快黑了。悶棍手劉三剛把燈籠掛上，站在店門口讓客人：「來往的客人們，請住陶家老店，房子都是新刷的牆，四白落地，被褥都是新拆洗的，裡面兒三新，沒有蚊子蟲子蟻子跳蚤。想吃什麼煎炒烹炸，做出來都跟御膳房的味道一樣，請您住下吧！」原來這一幫並非別人，正是陶大爺帶來的眾位英雄。大傢伙兒都說：「到啦，就是這兒，沒錯！」傻小子於恒早就餓啦，喊道：「沒錯，一個兒也跑不了。」他說這話的意思是，全別走了，都在這兒歇息吧。沒想到，劉三一看，這些位都帶著軍刀，大個兒又說一個兒也跑不了！劉三心說：「完了，可能堵門掏！連東帶伙全是賊，要犯案！」

他正嘀咕，陶大爺一抱拳：「伙計，陶榮在店裡嗎？」劉三一聽：這是點名兒捕賊呀！怎麼著抽冷子設法告訴二爺，叫他跑了，我頂著打官司！問：「您找陶榮啊，唉，他死啦。」陶大爺一哆嗦，差點兒眼淚下來。可劉三往下再說，陶大爺這氣可就來啦。劉三知道陶二爺犯案都是舊案，因為近十年來，他沒做案。他假說道：「老爺子不知道，陶榮死了十五年啦。」陶大爺一聽，犯嘀咕了：「十年前給我來信，叫我回家，怎麼能死後給我寫信呢？這是拿我當了官人啦，咒我兄弟死，我嚇唬嚇唬他。」陶榮死了不要緊，還有個打悶棍的劉三哪！」劉三正想逞英雄，就聽門洞裡有人說話：「老三，不要怕，一切事情我擔著！」陶少華從裡邊出來，聽說外邊來了官人，這才出來一看。「啊！大哥來啦。」搶步進身，撩衣跪倒磕頭：「哥哥，想死小弟啦！」

說著流下眼淚，陶大爺見兄弟也是熱淚盈眶。劉三這才放心過來請安：「劉三拜見大爺，拿您當了鷹爪啦，嚇壞了小子劉三！」

群雄一齊來到東跨院北房，伙計打臉水，擦臉嗽口，陶榮對劉三說：「兄弟，告訴廚房，一律牛羊肉。」大傢伙兒喝著茶，陶大爺便把兩次杭州播的事情都說啦。最後說：「欽犯韓寶、吳志廣以及國寶都落在清水潭，這次來就是辦這件事，侯老俠、童老師隨後就到。二弟，你有什麼辦法嗎？」侯二俠也作揖：「陶二爺能給出點兒力嗎？」陶榮就把十年來清水潭關照的事全說了：「現在有個機會，明天就是羅烈的生日，壽誕之期，每年我都要進山拜壽，韓寶他們是否真的落在清雲寨，尚且不准，這樣吧，我明天進趟山，探看一番，如果真的在山中，咱再設法擒賊得寶，不然的話，也別輕易得罪他們，因為他們是鐵善寺的弟子，你們哥倆商量一下看看怎麼辦？」侯二爺點頭：「陶老英雄老成持重，想得周到，家兄舍弟都沒想到，這麼辦很妥當。」

陶大爺也樂意：「這麼辦，明天你別一個人去，帶著夏九齡，司馬良兩位賢姪，作為你的弟子，一同前往。」陶二爺一想：還是兄長老練，因為自己說出與清雲寨有關係，萬一進山，韓寶他們不在，回頭侯二爺再疑惑自己通風報信，那就百口莫解，跳進黃河洗不清啦！這樣就商量定啦。大家吃飯，飯畢撤去殘席，叫劉三把店裡人全叫來見過大爺，又讓劉三準備禮物船隻，明天進山拜壽。

次日清晨，陶二爺跟侯二俠商量：「每年拜壽都要在山裡住三天，今天是正日，昨天就說去，我們爺仨儘可能今天回來。如果不回來，也不要打草驚蛇，因為這清雲寨四水團圍，並且有水寨竹城十分堅固。」侯二俠道：「放心去吧。」四個年輕伙計捧著四色禮物，只有陶大爺、劉三爺倆送到北鎮口外。爺兒三個上了船，船篙點岸，喇叭啦衝風破浪，剎時間被煙波吞沒。爺倆回來稟報侯二爺，只好耐心地等待。從早晨等到中午，劉三幾次去北鎮口探望，渺無音信，又從中午等到晚上，掌起燈火，也沒音信，爺幾個可就坐不住了。陶大爺不想別的，只想不應該叫夏九齡、司馬良跟著去，這兩個孩子要出點兒錯怎麼對得起董海川哪。二爺把大家都叫到北屋裡，對他們講：「陶二爺他們三位沒回來，你們也不必掛念，吃完飯大家都休息去，誰也不准無事生非。」說完話叫伙計備飯，大家吃完飯，快定更了，陶二爺他們還沒回來。徐源、邵甫哥倆回到東房，邵甫問徐源：「三哥，您說有危險嗎？」

徐源想了想道：「很難說，因為兩個小師弟都在杭州拋頭露面了，萬一賊人認出來，就是個麻煩。」三哥，咱們就這麼等著呀？」二叔不是說，不讓大家鬧事麼？」邵甫搖搖頭：「這裡水性好的就是咱哥倆，咱們進趟清雲寨探看一下，暗暗地走，暗暗地回來，人不知鬼不覺的誰也不知道哇。」「我也想過，怕二叔罵咱倆呀。」「沒事，走吧。」兩個人把燈吹滅，把小包袱背在身上，從後窗戶出去，飛身上房施展輕功，躡縱跳越，直奔北鎮口。

夜靜更深，只聽清水潭水聲如牛吼，驚濤裂岸，亂石崩雲，其實離水還有一里多地哪。尤其是晚上，聽著令人發毛，脊梁骨發涼啊！小哥倆塌身形走矮式，施展夜行術，走出沒多遠兒，哥倆站住啦。就看前邊一排矮樹叢後邊，有個黑東西，一會兒高，一會兒低，上來下去，徐源一看，「這是什麼東西？」他低聲的問道：「這黑東西又縮到樹後邊啦。」哥倆往前試探著走，快到切近了，突然間在樹叢後面，半截黑塔一樣站起一個人來：「混蛋哪，怎麼才來？」徐源、邵甫一看這氣，原來是猛英雄叱海金牛於恒於寶元！「喲，傻爺們兒，您怎麼上這兒來啦？」「我想拉屎才來的，你們兩個小子幹什麼來啦？」「我們是溜個彎兒，消化消化食。」「混蛋哪，半夜溜彎兒，一定是找你們爹來啦。」徐源、邵甫一聽這個氣：「您怎麼這樣說話呀？」「沒錯，你們倆都是我兒子。」「唉，傻爺們兒，您怎麼找我們哥倆的便宜？」

「沒有哇，你們是我老頭兒哥哥的兒子，不就是我的兒子嗎？」「不對，我們是徒弟。」「對了，徒弟兒子差不多。」傻小子並不是跟徐源、邵甫開玩笑，他還真是那麼想的。「得啦，是兒子就是兒子，您幹什麼去？」「你們兩個幹什麼去？」「您知道兩個小師弟隨著陶榮陶二爺進山，到現在沒回來，二叔不放心，我們想去探看一下。」「那就對啦，你們說的不錯呀！我也想去看看。」徐源你們一聽，心裡很感動。於恒傻實，他知道夏九齡、司馬良跟他近，他都惦著。說：「可別忘了清水潭，水深浪急，下去就淹死啊。」

於恒一捂肚子：「三兒四兒，你們兩個小子吃飯的時候，我就看你們眼珠亂轉，是想來呀，又看我禿哥哥著急，我一猜你們准打這兒過。我早就上這兒等著你們了，懂嗎？」徐源他們一聽真著急：「您知道這水多深嗎？」「不管多深，我也要去。」「您會水嗎？」「您們倆混蛋不是？」「怎麼啦？」

「不會水上這幹什麼來呀！我在家裡經常下水，我個頭兒高，到不了脖子這兒，這點兒水越著就過了。」他們倆聽了一哆嗦：「這水足有十幾丈深，您過得去嗎？您快回去吧，這可不是鬧著玩的。」「好小子，叫我回去，你們倆是辦不到的。我會狗刨兒，沒事。」「啊，您會狗刨兒就下去了，不行！」

「讓我回去，我把你們倆也扛回去！」邵甫把徐源給攔住：「三哥，咱們先把水衣換好，叫他下去，不成咱把他再撈上來呀。」徐源一想，這是個辦法。

哥倆把油綢子包袱打開，把白天的衣服和夜行衣包緊，然後穿水衣，三岔吞口的水衣水靠，日月蓮子箍，分水魚皮帽，這分水帽是拿江魚皮做的，頭上有兩把牛耳尖刀，穿好以後，把油綢子小包繫緊，兵刃插好。於恒這樂：「三兒四兒！」徐源邵甫都五十多歲了，比於寶元大一半兒都多，他倆笑道：「瞧您叫的這嫩勁兒！」「哈哈，你們倆這一穿戴，跟兩個小兔子差不多。」

「嘿，真能比呀，傻爺您怎麼辦？」「我就是這身！」「好，您先下水吧。」

說著，猛英雄一腳下去啦：「我說沒多深麼，腿肚兒深。」清水潭離岸兩三步就夠不著底兒啊，沒走幾步，「通」，於恒沒影啦。徐源、邵甫一瞧，壞了，馬上飛身起來，紮入水內，在裡面搖頭換氣，各處尋找，毫無蹤跡。兩個人從底下露出水面，用手往臉上一擡水：「三哥，找著了沒有？」「沒找到，是不是淹死啦！」剛說到這裡，猛的從水裡翻上一個人來，兩隻蒲扇大手，照著徐源、邵甫腦瓜頂就拍。啪的一聲，這兩個人就給拍進了水裡，等翻上來吐水換氣，仔細一瞧，猛英雄就好像站在水皮上一樣，整個身體除兩條腿在水裡，全露在外面，這踩水的功夫太棒啦！徐源、邵甫大吃一驚：「傻爺，你的水性這麼大呀？」「小子，老牛不會水？這兒的水還沒有大腿這麼深哪。」「啊，您真能吹！」「你們倆要不服氣，咱們可以賽一賽。」「您說怎麼比賽？」「小子們，咱們一齊往竹城游，誰先到誰就贏啦，誰後到誰就為輸，不管你是紮猛子，還是狗刨兒都成。」「好吧。」商議定了，三個人比齊，就看傻小子往下褪頭沒入水面。正值黑夜，看不太清楚，只見水面隨著於恒前進的方向，起來一溜拳頭大的水泡兒，隨生隨滅，猶如一串珍珠相仿，其快無比。徐源、邵甫驚呆了，這叫江豬覺水，看來傻小子水性太大了。追吧！老哥倆也奮力擊水，喇拉拉直撲寨門而去。

清雲寨山勢浩大，四水團圍，陡壁懸崖，孤松倒長，槐柳低垂，怪石嶙峋，好不怕人！當中的山口，水面很寬，浪花激湍。從兩面山上生起來的碗口粗細的大竹子，如同萬里長城，兩邊用鐵板，上下釘下三道。山口往裡水面又最窄，跟人嗓子眼一樣，就如同一道關卡。竹城從山上下來，一直到水裡當中的寨門，用竹子紮成的千片關。竹城上有絞盤轆轤，可以絞起來，水關下邊拉起來的攔江網，還有滾籠檔，不時有魚不留神叫滾籠檔給絞死。等徐源、邵甫到這兒，一看傻小子用大杵往竹子紮進去三尺多，外邊露著一尺的杵把，他往上一騎，揪著上邊垂下來的竹枝，瞪著一個大眼睛，正瞧他們兩個哪！「喲，傻爺早來啦！」「混蛋哪！小子，我這都睡了一覺了啦。」

「嘿，爺們兒，您算把我們倆給唬住啦！」「你們倆快想主意，怎麼進去？」

徐源、邵甫揪著竹子緩緩勁兒，仔細觀察了一遍，跟著又一個猛子紮到下面，這滾籠檔，被水一衝如同風車兒，上面掛滿鮎魚刀，利銳鋒快，兩個人提氣上來，大失所望，邵甫跟徐源商量：「三哥，看來陶二爺說的不錯，清雲寨真是無法闖入。」這時候傻小子搭茬啦：「你們看了麼？」「您別添煩啦，根本進不去。」「混蛋不是，進得去。」「傻爺們，您說怎麼進去？」「就從門這兒進去！」傻英雄一伸手把大杵從竹城上拔下來，踩著水到了竹城跟前，這竹關的竹子是死的，可也總是濕的，不容易弄折。傻人有傻主意，他用八楞紫金降魔杵，順竹子的縫隙紮進去，用力往起撬進去一點，把竹子撬彎了，杵尖兒在彎竹子後邊穿過來，猛英雄左手攔住了把兒，一提氣，身子出了水，兩隻腳踹住竹關，身子往後拽，兩隻胳膊伸直用勁，「咔嚓」一聲，猛英雄連人帶杵，頭衝下就紮進水中，半天的工夫，水嘩的一聲冒上來了。

「爺們兒，怎麼樣？」徐源、邵甫十分佩服。傻小子又把邵甫的鏟要過一桿來，把竹子切開，就這樣慢慢地，真把這竹關弄了個大窟窿，三個人收拾一下，從關門鑽進去了。猛英雄他們踏水前進，直奔船塢寨門而來。

沒走出多遠，猛英雄一看，前邊來了一隻船，竹竿上掛著紅燈籠，上邊有號頭兒，是十二號。兩名水手，一名掌舵的，一邊站著兩個掛刀的嘍兵，船頭有個小馬紮兒，坐著一個頭目，三十多歲，旁邊放著個大木盆，這個頭的眼前船板上，有個一尺來長的木頭立柱，柱上有個透眼兒，拴著黃豆粒粗的繩子，這根繩兒足有二十多丈長，在旁邊盤著，繩子頭上拴著一桿小叉兒，三個齒兒，頭上有箭頭，倒須的鉤兒，又桿兒有核桃粗細。頭目跟弟兄們說話：「咱們再有一個來回就交班兒啦，今兒個咱們的運氣還不錯，我可叉了三條啦，回去一燒，喝二兩可太美啦！你們看又是一條大的。」其實，他們指的正是牛兒小子。傻小子一看船來啦，往水裡褪頭，把腦袋往右一歪，不但看得見也聽得真哪。沒想到，這頭目正找酒菜兒哪！那頭兒右手一抖，「喇！」小叉帶著繩就奔傻小子來了。「嘍」，正叉在傻小子的腦袋上。真危險，要不是他有鐵布衫的硬功，非叉死不可！人家往回拉繩哪，傻小子橫著一蹬水，出去有個幾丈遠，慢慢地露出水面，就聽那個頭目後悔哪：「我這又准哪，再說也確實又上啦，怎麼跑了呢？」旁邊有人說：「頭兒，又上大甲魚了吧？」

「對，一定又上甲魚啦，真喪氣，有它的地方沒魚呀，快走吧。」小巡邏船刷拉拉眨眼之間就過去了。徐源、邵甫都看清啦。他們倆湊過來：「爺們兒，您叫人家給叉啦！」「沒留神。」「可人家說是甲魚呀，您是甲魚啦。」「對，我是甲魚，你們倆都是甲魚蛋。」嘿，一點不吃虧！

爺仨往裡走有七里來的水路，到了船塢寨門，隨山勢修的大寨牆，起伏不定。今天是大寨主的壽誕之日，頭道寨門懸燈結綵，四十名兵丁，都穿的新號衣，東面的大船塢，裡邊帆檣林立。徐源他們不敢往前走，三個人定准方位，就奔船塢的南邊上岸了。鑽進一片大樹林裡，徐源、邵甫把水衣水褲全脫下來，抖一抖水珠，把包袱打開，夜行衣換好，兵刃插在背後，水衣包好往身後一背，收拾停妥。徐源一看，這山坡有個洞，洞口長滿了青苔：「傻爺們兒，您這兒來。」「幹什麼？」「我們倆到裡邊去探看一下，」「混蛋哪，老牛怎麼辦？」「您不會躡蹤，就在這洞裡藏一會兒，到時候我們兩個回來，咱們再走，您要聽見裡邊鑼聲響亮，喊殺連天，您就從寨門這兒闖進去給我們打接應吧。」「好，聽你的。」傻小子一貓腰鑽進去了。

兩個人隱蔽身形，施展輕功，直奔寨門東邊的大牆。來到牆下，縱身上牆，單胳膊跨牆頭往裡看，裡邊山勢很大，不少窩鋪都是駐兵的，巡更走卒，絡繹不絕。二人飄身下來，繞過兵營，遠看第二道寨門，也有人把守，戒備森嚴。二人上牆，過來奔裡面大寨，裡面大廳燈光照亮，猶如白晝。跨院後寨十分講究，二人順著東跨院花園假山，飛身形上了北大廳。躍房脊前坡，輕輕地往前爬，來到前簷，用腳勾住簷頭瓦，挺胸折腰，雙手揪住簷子頭，腦袋揚起，順著橫椽子往大廳裡面觀看。北牆迎面掛著一張大寨主羅烈的行樂圖，前邊的大供桌，金香爐內插著萬字不到頭的長壽香。兩邊白銀蠟燭兒，插著福壽大紅蠟，四圍的紅色掛燈，彩綢彩球，喜氣洋洋。大廳正中一桌豐盛酒席，侍奉人員，穿梭來往。客位上坐著狸貓草上飛陶榮陶少華，挨著的是韓寶，吳志廣，喬玄齡、司馬良、夏九齡。主位是羅烈羅燄光，何豹何躍山，彭衝彭伯言。推杯換盞，笑語喧嘩，賓主盡歡。

原來陶二爺他們的小船，衝風破浪，順水面直奔清雲寨，在船上陶二爺跟司馬良、夏九齡商量：「兩位賢姪，你們在杭州插台上都露過面，咱還是小心為妙，到山裡面見著寨主或者見到欽犯，千萬不要動聲色。他們要問是誰，我想屈尊你們二位少俠客，就說是我的弟子，你可以不叫司馬良，把司字去掉叫馬良。你可以叫夏齡，行嗎？」人家陶少華佯大年紀，對小哥倆很客氣。兩個人趕忙答應：「前輩說得對，就這麼辦吧。」這時小船已經到了竹城，二小一看，山勢十分險惡，確實很堅固。大關放下來，上邊有二十名兵丁把守，弓上弦，刀出鞘，戒備森嚴。遠遠的上邊就喊啦：「幹什麼的，慢往前進！」一個伙計抱拳拱手：「眾位頭目，多辛苦，我們是望潭莊陶家店的，老掌櫃給大寨主前來祝壽，您請開關放行吧。」上面的嘍兵也看出來了，先派人給山寨報信，馬上絞轆轤，「喀紮紮」，兩盤大轆轤一絞，竹關就起來啦。這樣兒小船飄搖搖進了竹城，大關接著又「喀紮紮」地落下來。

司馬良、夏九齡心裡明白：再想出城可就不那麼容易了！小船順水路直奔寨門，就聽山裡「噲亮亮」鑼聲響，一百名兵丁，嶄

新的兵裝號坎兒。大寨主羅烈、二寨主何豹、三寨主彭衝都是嶄新的衣衫，來到寨門外，羅燄光一躬到地：「陶兄，每年討禮，羅烈於心不安，恕小弟未曾遠迎，當面請罪。」

這時候他們爺兒三個也下了船。陶二爺抱拳答禮相還：「羅寨主，在您的庇護之下，多年來沾您的光，使陶榮得以溫飽，來給您拜壽，略表寸心，您又何必客氣？來呀！禮物獻上。」四個伙計手捧禮物，往上一呈。陶二爺道：「請大寨主過目，不成敬意。」大寨主連連道謝，把禮物送往大廳擺列，賞銀四十兩，交給店中伙計。然後恭請陶二爺進三道寨門，直奔大廳。等進來以後，發現在供桌旁邊還有幾位，少寨主羅聲遠，還有喬玄齡、韓寶、吳志廣。

原來韓寶、吳志廣、喬玄齡他們先後都從飛龍觀逃跑，盜寶二寇一個勁兒給喬玄齡認錯，喬玄齡的氣也就消了。韓寶可跟喬道爺商量：「道兄，咱們現在是有家難投，有國難奔，您本來在飛龍觀悠閒自在，叫小弟給您帶來不幸，可能童林還沒有離開揚州，咱們怎麼辦？」吳志廣也央告道：「哥，我們同禍福，共患難，同舟風雨，您說怎麼辦？我們倆聽您的。」喬玄齡低頭想了一想：「得啦，誰讓你們哥倆當初在昆明對我不錯哪！此地往北有個清水潭清雲寨。少寨主玉面小龍神羅威羅聲遠，那是我的拜弟，咱們暫時投奔清雲寨，那裡也很堅固。不用說童林不知道咱們去，即便知道，借給他們點膽子也不敢去。」三個人商議已定，這才奔清雲寨而來。羅威坐船迎接出來，先請三位上了自己的船，羅威拜見喬玄齡：「兄長您這是從廟裡來？這二位兄台，又是何人？」喬玄齡攙起羅威：「賢弟，愚兄從飛龍觀至此，來探望於你，我給你介紹一下。」一指韓寶、吳志廣道：「他們二位都是雲南昆明八卦山九宮八卦連環堡的少莊主，他叫小粉蝶韓寶，他叫鬧海金龜吳志廣。二位賢弟，這位是本山少寨主羅威羅聲遠。」羅威今年十九歲，小伙子長得很俊俏，韓寶也長得十分英俊，彼此是惺惺相惜，都很愛慕。羅威躬身施禮：「不知二位賢兄蒞臨，未曾遠迎，實在抱歉。」韓、吳二位趕忙還禮：「豈敢豈敢，我二人與閣下素昧平生，今日落難相投，還望閣下容納。」羅威一怔：「兄台，您的話使小弟不解呀？」韓寶長歎一口氣：「說來話長，我們弟兄也是為了給綠林道爭口氣。」就把頭結一掌仇，二結一掌仇，盜國寶的事情細說一番。韓寶說完了，微然一笑：「少寨主，咱們都是綠林人，水米無交，可人不親刀把子還親哪！再說喬道兄因我弟兄已然拋家舍業，來到寶山，以求隱蔽，閣下有此膽量收納我弟兄嗎？」喬玄齡很佩服韓寶的口齒，心想這是激將法呀！果然羅威一陣大笑：「哈哈，韓兄太小看羅威了，盜國寶乃英雄所為！大丈夫為朋友則生，為朋友則死！家父和叔叔們要聽說您二位來了，也一定很高興，為朋友兩肋插刀。」說著執手往裡讓。立刻吩咐水手開船，進了竹城，來到寨門。下船之後，由羅威把他們陪進大廳，三家寨主都在，大寨主羅烈，紫臉大個頭，肩寬背厚，一身藍衣服很有威風。

二寨主何豹，猛一看跟兩個腦袋似的，人稱雙頭巴蝦。巴蝦有力能負重，石碑下邊形似烏龜的東西就是巴蝦，他還有個外號叫病懈多。三寨主彭衝，長得五大三粗，人稱分水忽律。傳說這種忽律既能在水裡，又能在旱地，總喜歡在江邊上爬伏，人要在江岸上一過。忽律嘴裡含著水，水裡有沙子，用這個來噴射行人的身影，能使人致病，所以留下一句成語，叫含沙射影，表示趁人不防範，暗箭傷人的意思。羅威給韓寶、吳志廣、喬玄齡一指引，三個人給三家寨主行禮。落座細問，二小又重新說了一遍。羅烈聽了高興：「兩位賢姪連同喬賢姪，只管在此居住，絕無危險。」韓寶他們打躬道謝。備酒宴熱情招待，又命羅威給安排住處。到晚上彭衝來到跨院書房，羅烈在這兒喝茶哪。彭衝問道：「兄長，韓寶、吳志廣進宮盜寶，犯了彌天大罪。當然，我們弟兄不怕事，這多年咱在水面上做買賣，沒有人敢動咱清雲寨一草一木。

現在您把這二位留下，這可是禍！無奈這是羅威的朋友，咱們做長輩的也不能沒有一點兒情面，您看怎麼辦好哪？」羅烈低頭沉吟：「賢弟之言是也，有兩件事你應該知道。第一韓寶他們盜國寶，為的是陷害那個童林，可咱們的師兄金頭獅孟恩的獅子寨被童林、侯廷給滅了，師弟袁德亮、韓大壽被童林給殺啦！同仇敵愾，我們也要鬥鬥童林、侯振遠。第二愚兄的生日快到了，如果童林他們聞風來到咱們山寨，禍事臨頭須放膽，那就以死相拚。倘若過了愚兄的壽誕，咱們善言勸他們離開山寨。韓寶、吳志廣是八卦山的，當初咱們學藝在鐵善寺，相隔幾十里路，鄉土之誼桑梓之情，當然要顧，不知賢弟意下如何？」彭衝也只好答應下來。

韓寶這個人可機靈啊，他準備在清雲寨住兩三天，就要趕忙離開這是非之地。因為韓寶知道自己是驚弓之鳥，漏網之魚，他時時提防。果然，今天來了一老二小祝壽的。羅烈先請陶二爺，來到供桌前：「陶兄請上，羅烈給您磕喜頭。」陶榮立刻抱住羅烈：「賢弟，愚兄要給您拜壽。」「不，老哥哥這大年紀，羅烈不敢當。」彼此對作一揖，然後又叫過司馬良、夏九齡：「這是我兩個徒弟，給寨主爺拜壽。」司馬良、夏九齡只好過來一躬到地。

羅烈伸手相拉：「不敢當，不敢當。」

中午時分，壽席擺好，大家斟酒布菜，直喝到掌燈方休。陶二爺有些微醉，他放下酒盅歪過頭來問韓寶：「韓少莊主，老夫每年都到山寨來為大寨主祝壽，沒跟您們幾位見過面，這次少莊主們能親來，連老夫都為寨主們高興啊。」陶二爺別看是黑虎門出身，但他為人正派，他一進山就想到了：韓、吳二小真的落在山中，侯振遠、童林一到，就要山破事敗！人家羅烈待我陶榮不錯呀，豈能恩將仇報？可只要得了國寶，侯、童二位是光明磊落的俠士，不會過為己甚，自己說幾句好話，別跟羅烈為難，那樣自己也算盡了朋友之道！最好我把國寶設法弄到手，實不成我可以偷他的！所以才跟韓寶套話。

韓寶為人機警，就要順著陶二爺的話說，沒想羅烈的酒也喝多了，他搭上茬兒啦：「哈哈，陶兄，您在綠林道里可稱前輩，南七北六十三省都跑遍啦，走的橋都比我們走的路多呀。可您去過北京嗎？」陶榮一聽，心裡高興了，羅烈話兒給引出來，趕忙一抱拳：「聽您話的意思，難道二位上過京嗎？不瞞眾位，陶某一生走了不少地方，只是北京城沒去。不怕眾位見笑，我是沒膽子去呀！京畿地面，帝王之都，天子腳下，南北兩城，裡九外七皇城四門，五營二十三訊，營城司防，五城十五家。大宛兩縣，南北二司，刑部堂，都察院，左右兩翼，該管地面，三步一個堆兒，五步一個棚欄兒，眼明手快的官人，哎呀哎呀，太多太多，說真心話，老夫怕栽在那兒！不但我不敢去，恐怕在坐的賓朋，誰也不敢去呀！」陶二爺說著話看韓寶，見他眉梢眼角，露出一絲冷笑，不過一閃即逝。心想：成啦，有門兒！羅烈大笑：「陶兄。這二位賢姪就剛從北京回來，不但去了北京城，還做了一件震撼綠林的大事。」這時候韓寶可就攔住道：「老前輩，我弟兄未學後進，何足掛齒。況且此事不宜對外人言講啊。」陶二爺在一旁大笑：「二位少莊主，陶某也不是外人，說出來在下也高興高興麼！」旁邊兒的夏九齡心裡很佩服陶二爺，到底薑是老的辣。果然羅烈一擺手：「賢姪，大家都是至交，何必隱瞞？」

就把盜寶之事詳細說明。陶二爺的心中翻滾，他想：既然探明無誤，我就應該告辭，明天侯、童二位就到，請人家二位憑本領捕盜拿賊。可這位老英雄心有不甘，再說國寶是否在二人身上，尚未查明。他微一沉思，主意就來啦！

立刻滿滿斟上一盅酒，恭恭敬敬地端起來：「攀大了說，二位賢姪，我借花獻佛，敬你們兩位一杯。」韓寶、吳志廣很不好意思地站起來：「老英雄，這可不敢當。」「不不，當之無愧。」說著斟了他們兩個人每位一杯。陶榮雙豎大指：「二位賢姪，眾位英雄，你們敢到北京大內，做出這樣驚天動地，撼岳搖山，轟動武林的大事，實令老夫欽佩，真是長江後浪推前浪，一代新人超舊人。幼年時只聽說過有位前輩毛遂楊香武，暢春園三盜九龍玉杯，威振綠林道，還有一位紹興府飛鏢黃三太黃老前輩，在海子紅門鏢打猛虎，沙灘放響馬劫過銀輦，驚動九門，了不起呀！哈哈，陶某實在羨慕！唉，話可又說回來啦，羅賢弟，我可覺著不大對勁兒，聽說童林這個人衣不驚人，貌不壓眾，並不是什麼高一頭的英雄，也不過是我等之輩。二位少莊主，雖在盛怒之下，也該找他理論，怎能驚動萬歲？要知道天威難測呀！一旦發怒，牽扯多人，盜來國寶總要還朝，二位少莊主一時使氣，後果如何？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。因小失大，智者不為也！」韓寶一聽大怒：「陶老英雄住口，我弟兄盜國寶，敢做敢當！就為的是兩掌結仇，爭一時之氣！何能貪生怕死？只要童林一死，我們立即宮闈獻寶，親領死罪。」陶二爺點點頭：「好漢子，我想你們當中，就是沒有說和人。如果有朋友斡旋其中，使兩造言歸於好，國寶還朝，給二位報個畏罪自殺，也可以化干戈變玉帛。不然的話，這覆巢之下無完卵哪！」陶榮剛說到這兒，韓寶還沒說話呢，羅烈一拍桌子，「啪」的一聲，盤碗亂晃。「陶兄，您不要再說下去，即便韓、吳二位賢姪獻出國寶，我羅烈和童林、侯廷也勢難兩立！」陶榮可就一怔：「難道那姓童的也與賢弟有仇嗎？」「哼！我與他不共

天地，不同日月！太湖鍾山的師弟被小兒童林致死！他興一家武術，與我無關，大不該要滅我鐵善寺的山門！」羅烈一提這事，咬牙切齒。陶二爺不能再提啦，只有一個辦法，那就是偷他的。

陶二爺有主意：「羅賢弟，愚兄還不知道這姓童的要與鐵善寺為仇做對，那可是以卵擊石！咱們今天是高興的事，拋開不談啦。不瞞賢弟說，愚兄偌大年紀，可沒看見過國寶什麼樣。尤其是二位少莊主所盜的國寶，真要能看上一眼，死了都不冤哪！羅賢弟和諸位不知有沒有這種想法。」

這位陶二爺很有閱歷，他用投石問路之法。若要說自己要看國寶，姓韓的決不給瞧瞧，他指使羅烈瞧，韓寶就不好推辭啦。如果羅烈要說：「我們已經早看過。」陶少華就知道國寶准在韓寶的身上，能偷就偷，不能偷等侯、童一到，好拿二小請國寶。果然，這羅烈也想開開眼：「二位賢姪，說來也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，能否請國寶，叫大家以擴眼界哪？」羅烈說完了，所有人都看韓寶，那意思全願看看國寶。韓寶一抱拳：「不是小姪駁眾位前輩的面子，我弟兄也是高門弟子，循規守禮，只因一口氣，才出此下策。國寶乃御用珍玩，我等焉能褻瀆？這事實難從命！」韓寶的話真咽人，大廳內鴉雀無聲，面面相覷，顯得十分尷尬。吳志廣覺著不好意思啦：「兄弟，看羅老伯和大家的面子，莫若請出來，讓大家看一看，好在這裡沒有外人。」韓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：「好吧，那麼我就請出國寶來，大家看看吧。」陶二爺心裡高興，表面上卻不顯。下人們端上一盆淨水來，韓寶洗了手，然後從軟囊之內往外掏。大家的眼神「唰」的一下全集中在他手上了，連個喘大氣兒的都沒有。就看這個小包兒，外邊用防水的油綢子包著，再打開一層是黃雲緞，裡邊是個綿墊，國寶翡翠鴛鴦鐲，赫然在目。借著周圍的燈光一照，唰拉拉，霞光萬道，瑞彩千條，寶光豔豔，照得大家眼睛感覺著十分明亮。

大廳以內就好像春光麗景，百鳥鳴喧，百花盛開，空氣顯得都很新鮮。寶鐲呈獻，看得人目瞪口呆！韓寶面有得色。司馬良、夏九齡想到教師赴湯蹈火正在尋找此物，現在近隔咫尺，怎奈勢力太小，再說陶二爺本領平常，投鼠忌器，不能莽撞。陶少華卻抽冷子伸手就搶！韓寶猛地往後一撤，把眼一瞪：「幹什麼？這大年紀不自重！」立刻包好收起，老頭兒笑：「少莊主，不要見怪，說真的我想撫摸一下。」這一回韓寶起了疑心，他看陶二爺剛才的舉動，便警惕起來，心思姓陶的可能為我弟兄來的，他只埋怨吳志廣，沒心沒肺，叫姓陶的知曉國寶在自己身上。想到這裡，站起身形一抱拳：「眾位先喝著，請恕罪，韓寶失陪了，我到後面方便一下。」大家都說：「請吧，請吧，」韓寶離席從大廳出來，往西院有個月亮門兒，進門兒之後，輕輕地一提氣，「嗖」的一下上房啦。他想的是不能傻喝酒哇，察看察看吧。他從西院房上往大廳周圍瞧，嗯？怎麼前簷珍珠倒捲簾掛著兩個人往裡偷看？啊！

果然童林的伙伴到啦。他渾身都要發緊哪！伸手解包袱，取出跨花攔，包袱皮兒圍好，右手抓雙攔，藏於背後，飛身奔後院，再往前翻到大廳後坡，輕輕地爬到中脊，從背後把雙攔一分，猛的長腰到前簷，舉攔照定夜行人的腿就紮。徐源、邵甫正往裡看，猛地感覺房上有人到啦，再想翻身上房，絕不可能，兩人一縱身兒，從房上下來，腳扎實地，探雙臂亮兵刃往上看。韓寶抖擻一聲赫喊：「呔！什麼人竟敢夜探清雲寨？」就這一句大廳內的燈光全滅啦，「嘩楞楞」各抄兵刃，羅烈等人飛身往外走。陶二爺他們爺兒仨，准知道潭渾莊來人啦，暗暗囑咐兩位少爺別動手，司馬良、夏九齡答應，三個出來。

院中燈火通明，「噲亮亮」鑼聲響徹連天，嘍囉兵名持刀槍喊殺助威。

羅烈看了看徐源、邵甫，心中納悶：水寨竹城十分堅固，周圍山勢全是懸崖陡壁，飛鳥難入，游魚難通，他們是怎麼進來的呢？莫非是陶榮吃裡爬外，恩將仇報吧！陶二爺早看出羅烈的心思，伸手拉出軋把厚背翅尖雁翎刀，一個箭步來到當院，用手點指：「你是什麼人，吞了熊心豹膽，竟敢至山中攪鬧！認識俺狸貓草上飛陶少華嗎？」徐源「嘩楞楞」一抖鑲鐵雙懷杖，心說：這老頭怕寨主疑心他是闖奸，才過來動手，我要打你還是狠著點兒！想到這裡一瞪眼：「無名的草寇也敢前來送死，進招來。」陶二爺左手晃面門，右手刀纏頭裏腦，斜肩帶背「唰」的一下砍到啦。徐源滑左步一矮身躲過刀，右手懷杖反過來正砸在刀背上，「噲啞」，刀就撒手啦，陶二爺往前一栽身兒，徐源左手懷杖，照著老頭子的腰上「啪嚓」就是一下。陶二爺心裡這氣，爺兒們你真使勁哪！應聲而倒，來了一個大馬趴，司馬良過來把刀撿起來，大廳前一陣大亂。韓寶、吳志廣、喬玄齡帶著一些小寨主大頭目，「唵啦啦」

各亮兵刃，二十來位把老哥倆圍住。徐源、邵甫就算跟這些人拚啦，可雙拳難敵百手，猛虎不如群狼，時間長了不行。這時，司馬良、夏九齡就急啦，那意思是要上。到底陶二爺老成持重，衝著他們使眼神搖頭，本山三家大寨主還沒動哪，真是千鈞一髮呀！突然就看兩邊寨門的兵丁，一陣大亂，往裡跑，高聲喊道：「了不得啦，山精大野獸哇，好厲害啦！」「嘩」的一下就跑到大廳前。羅烈他們一瞧：「啊！」闖進一人來，跟半載大塔一樣，一身紅紅綠綠，好不怕人！正是猛英雄於恆於寶元。

傻小子在洞裡也是憋得難受，心裡嘀咕：「怎麼還不響鑼呀？趕緊的響吧。」工夫大啦，他從裡邊擠出來，站在那一聽：「好哇，響上啦！」猛英雄順著船塢後牆，繞過來直奔寨門。這裡有五十名兵丁把守，裡邊有個小頭目，正要關閉寨門，傻小子就來啦。有幾個兵丁看見，用手一指：「你們瞧，那是什麼玩藝兒？晃晃悠悠，一身紅綠。」「啊，山精野獸吧？」「不對，好像是個人，快對口令！」今天晚上的口令是祝壽二字。這邊喊祝，對方接壽，就知道是自己人啦。傻於恆一聽，什麼祝哇？他還往前來，也喊道：「祝。」

這邊喊「祝」那邊喊「祝。」嘍兵一聽，怎麼兩邊都祝哇。「是奸細，響鑼。擋住他，別讓過來！」猛英雄一瞪雌雄眼，伸手拿出八楞紫金降魔杵，抖丹田一聲喊：「好小子，擋我老牛，嗨——」就這一嗓子，石破天驚，真好像半空中響起沉雷，「嘎啦啦」！嚇得嘍兵屁滾尿流，真是，黃口孺子難聞霹靂之聲，病體樵夫怎聽虎豹之吼。